

還珠樓主

獨手丐

9

獨  
手  
丐

還  
珠  
樓  
主  
著

集 九 第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 书 章

獨手 丐九集

著者 還珠樓主  
出版者 元昌印書館  
發行者 元昌印書館

上海山東路中保坊  
電話九三六八〇號

# 獨手丐

第九集

還珠樓主著

## 一 傳劍訣再見王鹿子

前文沈鴻姜飛，剛在白蓮磴崖後，二次拜見王鹿子，約好後日一早，前往傳授本領，回來告知衆同門，因杜霜虹，逼着萬英，代爲引進，後經衆人商計，說好後日，六人同去，樊杜二女，等在外面，由沈鴻等四人，代爲求說，相機行事，夜來正在對月暢飲，段無雙忽將沈鴻姜飛，喊往諸長老桌上，歐陽笑翁，李玉紅，剛由山外來，也在座，樂遊子便告二人，說岳州之行，祇有一個多月，便要提前起身，并說女俠李玉紅，帶來仇敵兩處巢穴的地圖，湘江洞庭君山一帶形勢均在其上，命二人緊記王鹿子所說，耳根長有葡萄形紫瘰癧的白髮異人，和所說形貌，以及指教的話，後日前往，便在當地用功，如有傳授，務要在此一月之內，將其學成，事難責重，萬分凶險，師長同門，均不能前往相助，就是出手，也在將來，這前頭半段，關係重要，全仗你們自己，胆勇智能，善於臨機應變，方有成功之望，明日一早，可到洞中領受機宜，當夜仍去歡宴等語，二人一聽，驚喜交集，同向衆同門一說，大家均覺事太艱險，萬氏兄妹，和樊

杜二女，更不放心，打算明日各人往求師長，想要跟去，後見齊全，和癩和尚等，三小弟兄，不置可否，杜霜虹首先忍不住，說了兩句閒話，萬英怕恐四人，發生誤會，接口笑說，我們大師兄，和癩師兄，一個老謀深算，一個足智多謀，他二位此時一言不發，必有深意，我們都是知己骨肉之交，何不說將出來，也讓大家放心一點，齊全剛要開口，癩和尚已先開口笑說，我知杜師妹，心直口快，人最義氣，他見我們，彷彿置身事外，心中不喜，實則，此事關係重大，他這幾句話，非但錯怪我們，連各位師長的深意，也未領會，叫人如何說起，我們師長，何等高明，固然是想借此一舉，考驗門人，成全二位師弟的孝思苦志，但是仇敵聲勢，如此浩大，二位師弟，本領多高，也祇兩個初涉世的少年，論起江湖上的經歷，尙還不如我們，明是一座刀山，千層羅網，偏要叫他，深入虎穴，擒殺虎子，休說心愛的嫡傳弟子，便對外人，也不應這樣情薄，全無一點愛護之意，稍一疏忽，二位師弟，固是凶多吉少，便諸位師長，也不免於丟人，天底下那有這樣情裏，你們祇見仇敵，人多勢盛，二位師弟，勢孤力弱，人數太單，心中懸念，便代不平，却不想仇敵合在一起，單他親信黨羽，便有兩三千人，加上水旱兩路的盜賊，人數之多，少說也有近萬，我們弟兄，功力都差不多，就有兩位，本領稍強，也是高出有限，以仇敵的聲勢，和身邊那些男女巨賊，得力死黨，真要明做，便我十人都

去，另外再加兩倍，一樣也嫌人少，隨便多上幾個人，同時前往，非但於事無補，甚而還要有害，多出好些險阻艱難，否則，事關許多窮苦人民的安危生死，師長多愛徒弟，也不應爲了一二人的私仇，想成全他的孝道，便拖延下去，你看，師長本定三月之後起身，李師叔一到，立時提前，分明祇是看准時機，立時下手，并非爲了二位師弟的私仇，特意把這兩個萬惡滔天的惡霸放過，好等你們學成本領，前去報仇，祇你二人父母之仇爲重，任他多害許多好人，也都不管，那有此理，不過二位師弟，也是被害的人，武功恰在此時學成，可以去得，恰好由此開端，適逢其會而已，看這意思，分明是見仇敵人數太多，好些脅從在內，不願多傷人命，仇敵手下，又有不少凶險無比的死黨，並非易與，一面想要除此大害，又不能不顧慮到許多無辜的人民，一個輕舉妄動，休說那些被脅從的徒黨，多上好些死傷，還要連累大羣善良的人民，遭那池魚之殃，一同受害，政此格外慎重，難得二位師弟，有此孝思，報仇心切，本領也正學成，得有高人指點，年紀又輕，不像江湖中人，如其仗着聰明機警，深入虎穴，窺探好了機密形勢，先作準備，事情比較容易，還可保全許多人命財產，好處甚多，衆同門如同前往，不是打草驚蛇，便要多生枝節，有損無益，我料明日往見，必要指示機宜，如今師長的話，一句未說，還不知道如何下手，又有二位師弟，自打萬全主意的話，仇敵利害，也都說在

頭裏，如何心急起來，杜師妹祇管放心，二師叔早有智囊之稱，向來機密謹慎，不把事情看准，決不下手，此事遠在去年，已有打算，如無十分把握，諸位師長，怎肯把兩個心愛門人，送入虎口，祇令犯險，以博孝子虛名，不從大處着想呢，我看人決不止二位師弟兩個，但決不會同去，如我料得不差，多半是想二位師弟，混將進去，由內裏發動，時機到來，一舉成功呢，齊全聽完，也說，癩師弟和我心意相同，料得一點不差，諸位師弟師妹，無須多慮，休說同門骨肉之交，便不相識，遇到這類事，也無袖手旁觀之理，夏師叔一向嫉惡如仇，和師父席師叔的性情差不多，不過外表溫和一點，今日良朋歡聚，有興頭上，怎會一言不發，若無其事，尤其席師叔，最重友情的人，方才人已來此，相去一崖之隔，祇訪王老前輩一人，匆匆就走，今日是夏師叔生日，他又好酒成癖，竟不來此一聚，聽二位師弟，在後招呼，也不回答，各自走去，分明發生什麼急事，或有別的深意在內，後來諸位師長聞報，也祇含笑點頭，說了兩句，便不再提，樊杜二位師妹，因聽沈姜二弟，深入虎穴，覺他勢孤力弱，激於義憤，兩次想要開口，又被夏師叔，使眼色止住，我想諸位師叔，對於此行，必已商定，心有成竹，祇照他所說去做，成功無疑，否則，以這兩家惡霸的財勢凶威，和那許多黨羽，癩師弟說得對，二位師弟如其公然前往，無異以卵敵石，使我弟兄姊妹，十人都去，再加兩倍，稍爲顯露

形跡，一樣也是凶多吉少，添上幾人相助，有什麼用呢，沈鴻，姜飛，懷念親仇，滿腔悲憤，吉凶禍福，早已置之度外，加以平日，領受師教，常懷濟困扶危，除暴安良之志，一聽岳州湘陰二賊，合流以後，又勾結了許多水旱盜賊，凶焰高漲，威勢更甚，兩湖善良百姓，日常受他危害侵凌，痛苦不堪，越發激動義憤，遇到這樣危險艱難的大任，絲毫不曾畏怯，姜飛素來胆壯心高，固不必說，便沈鴻此時，也是真氣內斂，不懼不矜，聽了癩齊二人之言，反更胆壯，加上好些自信之力，一心盤算，此去深入虎穴的下手方法，並沒有把敵人，放在心上，聽完前言，相繼開口，力言各位師長，愛惜我們，勝如親生子女，此行必有成算，如今還未面授機宜，事情相隔，尙有兩月，怎知凶險，諸位兄弟姊妹，義氣關心，萬分感激，但聽二位師兄之言，十分有理，等到後日，拜見王老前輩之後，聽他老人家，有何吩咐，自知細底虛實，如今爲時尚早，先就疑慮作什，沈鴻平日，謙和文雅，靜如處女，從無疾聲厲色，對人也極誠懇，誰都樂與親近，樊茵性情，恰與他一樣，都是那麼文靜謙退，二人又是未婚夫婦，情愛甚深，當夜沈鴻，那樣慷慨激昂，聲容悲壯，衆人尙是第一次見到，均被感動，杜霜虹萬英，覺着四人，所說有理，也未再往下說，樊茵，萬芳，到底和沈姜二人，未婚夫妻，更深一層，表面沒有爭論，心中仍是憂急，樊茵當着衆人，還說了幾句勉勵的話，萬芳自杜霜



虹，被癩和尚問住，便不再開口，心情却極煩亂，老不放心，席散之後，天已深夜，遙望各位師長，也挪吃得差不多，幾個酒量小的，業已離席而起，定睛一看，正是李玉紅，和大俠湯八之妻龍靈玉，不時手指自己這面，彷彿商計什事神氣，離席已遠，踏着滿地月華，快要走入花林之中，再看席上，祇天寒老人棘荆，和樂遊子，大俠湯八，真布衣，崔老人等，諸位老俠，尚在對飲說笑，先前祇顧想心事，不曾留意，師父俠尼花明，和黑衣女俠夏南鶯，不知何往，母親段無雙，剛由主位起立，似想往花林一面走去，忽然心動，暗忖，二姑，四姑，對我最是憐愛，他和各位師長，月上中天，方始入席，又由大洞之中，一同走出，沈姜二人，本定兩三月後起身，忽然改期，提前上路，聽口氣，此去賊巢，祇爲混到裏面，往探虛實，一面臥底，以作將來裏應外合之計，到了那裏，少說也有三數月光陰，才到時機，二位姑姑，必早知道詳情，何不乘此機會，繞往林中探詢，如其無害，也放心些，念頭一轉，也未對別人說，借口有事，去去就來，便自起身，衆人當他，覓地小解，均未留意，萬芳聰明，知道師父，行事機密，平日祇管憐愛，遇事不喜多問，又恐關心太切，被人笑話，見老少兩席，東西相隔頗遠，中間還隔着半片花林，衆同門均在互相說笑，小啞巴已先回洞用功，無人留意，李龍二女俠，先在林外閒步，後又走入花林深處，衆人似未發現，故意由南面林角穿進，

到了林內，回顧無人看破，再將腳步加急，向前飛馳，正走之間，忽聽前面，有人笑呼，芳兒，如何走得這急，有什事情，想問我們麼，抬頭一看，花影離披中，迎面走來一人，正是龍靈玉，李紅玉緊隨在後，同由花樹叢中走出，花月爭輝之下，人更顯得容光豔發，清麗出塵，那裏像什中年以上的婦女，忙喊一聲，乾娘，姑姑，二女一人一手，拉了萬芳，同往花林空處，石條凳上坐下，萬芳方說，我正要緊事，想尋乾娘姑姑呢，四姑笑道，夜色已深，我們暫時不走，明日早起再談，不是一樣，爲何這樣急法，靈玉接口笑道，這要問麼，還不是爲了他那未婚夫婿，不久要往岳州，犯險探敵，他不放心，想向我們探詢，有無妨害罷了，萬芳先問了一句，本覺底下的話，不好意思出口，自己來得又急，正在後悔，不應上來先問，聞言，越發害羞，面上一熱，率性撒嬌，拉着靈玉的手，故意氣道，我不來了，好心好意，來陪乾娘姑姑，賞花步月，偏要拿我取笑，還是我的乾娘呢，這樣急人，你看姑姑多好，就不這樣，莫非同門骨肉之交，那樣利害的仇敵，他們祇得兩人，當此大任，深入虎口，犯那奇險，我們就不應該關心，去的人，又不止他一個，還有沈大哥呢，四姑接口笑道，二妹，你不要逗他了，芳兒對敵之時，何等英勇豪快，和我們一起，却是這樣天真溫柔，真個可愛極了，靈玉就勢把萬芳肩頭挽住，先朝玉紅笑道，四姊，你聽他說你好，便想收買人心麼，有許多

話，此時還不能說呢，萬芳聽出言中之意，越發貼在靈玉胸前，半嗔半喜，仰面笑道，這個不行，乾娘平日空口憐愛女兒，一句真話，都不肯說，多麼叫人難過，今天不說真話不行，我又不曾告訴別人，祇要知道底細，免得耽心罷了，靈玉摟着萬芳，一面將他頭上幾根亂髮，代爲理好，隨口笑說，乖兒子，你不要忙，不是我不肯說，這裏頭含有許多機密，連我和你四姑，也未全知，業已答應在先，如何私自洩露，別的我不能多口，祇知此行，雖極艱險，但是沈鴻姜飛，必能成功，少年人初涉江湖，當此大任，正好磨練，用不着有什顧慮，休說像他兩弟兄，這好資質，便是不相干的外人，有此苦志毅力，我們遇到，也必極力成全，那有袖手不問之理，王老前輩，那樣異人奇士，竟肯出力相助，并還加以傳授，你們還不放心麼，萬芳雖問不出所以然來，已聽出此行，必能逢凶化吉，完成二人多年苦志，報仇除害，但是心仍不滿，還想設詞探詢時，段無雙忽然尋來，見萬芳賴在靈玉懷中，笑說，芳兒，不可這樣，師長門下，不比家中，應該守法，才是道理，此事十分慎祕，不到時機，你們最好奉命而行，不要多問，如其真個凶險，我和姜飛，情如母子，便你沈大哥，也非外人，我會這樣心安無事麼，萬芳聞言，方始心寬了些，料知再問，也不會多說，祇得一同起立，在林中談了些時，剛問出乃師花明，和黑衣女俠，方才他出，要到天明才回，忽然想起，離席時久，恐被衆人知

道，又想和樊茵，商量幾句，匆匆告辭，趕回原處一看，齊全，癩和尚，佟振，已先回洞，樊茵，沈鴻，在左近樹下，臨水密談，萬英，杜霜虹，和姜飛，分坐旁邊山石之上，正在說笑，姜飛不時偏頭回望，似在等候自己，再看大洞前面一桌，諸位師長，差不多走光，祇剩大俠湯八，和崔老人，在收拾東西，知道老人，性情古怪，喜歡親自動手，輕易不要門人服侍，還未走近，姜飛已起身迎來，那旁沈鴻樊茵，也同走過，三對未婚小夫妻，聚在一起，略談些時，仰望明月西下，水星耀空，天已離明不遠，爲了當日夜宴，師徒同樂，自來山中，難得遇到的事，第二日還有半日假期，晚起雖然無妨，到底少做半日功課，沈姜二人，更因不久要往岳州犯險，想多用點功，不願熬夜，便各回洞安臥，次日衆弟子起身，沈姜二人，心中有事，起得仍早，樂遊子將衆人喊去，各位師長，全都在坐，俠尼花明，和女俠夏南鶯，已早回轉，由樂遊子爲首，先向衆弟子，歷數岳州這兩個惡霸豪紳的惡跡，如今時機將至，衆弟子武功，他快練好，不久便許有事要辦，從今日起，你們更要用功，以便到時出力，爲民間除此兩個大害，還有你們所用兵器，近數月來，均已備齊，湯八叔託人代製的鎖心輪，和衝遠槍判官筆昨日也都帶來，沈鴻，姜飛，服過小還丹後，體力智慧更強，明日一早，便往隔崖，去見王老前輩，請其傳授，這位老前輩，武功劍術，都有驚人之能，往往不可思議，他很看重你

們，雖祇個把月的光陰，功力定必大進，你們根抵，業已紮好，再得此老傳授，如將他那最上層的內功學會，能够縮骨鎖身，岳州之行，更可無慮，萬英兄妹，和樊茵杜霜虹，欲往參拜，學習本領，不妨同往求見，他如不允，必有原因，早晚仍能得到指教，無須勉強，此老人最剛直，不可用什心機，反使心生厭煩，以後就無法求教了，沈鴻等六人，聞言大喜，衆師長又向衆弟子，分別指點武功劍術，內有好些，均是平日盼望，幾次請求傳授，未蒙允許的上層武功，不料忽然傳授，本身師長，所傳不算，還有別位師伯叔，同時盡心指教，合在一起，所得益處更多，衆人內外功夫，均有極好底子，一點就透，預計不到半年光陰，便有高深成就，全都出於意外，感激師恩，興高彩烈，因是一同學習，師門心法，雖然各有不同，但是彼此情份極深，互相切磋研究，無一存有私見，有不明白的師長同門，均可求教，進境自更神速，退將下來，彼此慶幸了一陣，沈姜二人，因祇一月光陰，便要下山，聽諸位師長口氣，到了賊巢，還有好幾月的耽擱，不能回來求教，由明日起，見了王鹿子，便要照他所傳，用功勤習，當日各位師長所傳心法，暫時還要丟開，雖將口訣記好，共祇一日夜的光陰，時候一久，難免遺忘，因此用功更勤，除將所有口訣，全用暗語抄下，貼身藏好而外，并請衆同門，一同演習，由齊全賴和尚，在旁指點，以免疏失，從早到晚，片刻不停，連茶飯也無心吃，衆

人見他，這樣勤奮，越發感動，各將所知所能，連同悟境，盡量說出，彼此又得了好些益處，樊茵，萬芳，更覺未婚夫婿，艱苦卓絕，心生憐念，又因分別在即，守在一旁，不肯離開，似這樣，練到月上東山，還是黑衣女俠，走來勸阻，方始停歇，衆小兄妹，又聚在湖邊高柳之下，各述心得，互相慰勉了一陣，分別歸臥，次日天還未明，樊茵，杜霜虹，萬芳，三小女俠，已來沈鴻萬英姜飛三人所居洞外呼喚，沈鴻等三人，已早起身，正洗漱停當，往外走出，各將昨夜備好的乾糧，匆匆吃飽，帶了諸老贈與王鹿子的酒食，一同翻崖而過，到了下面，天光還未明透，六人覺着天色尚早，王鹿子也許正做早課，昨日原說，祇令沈姜二人，前往傳授，不要多帶人去，添了四人，恐其不快，又不敢冒失驚動，輕悄悄走到洞前崖石之下，曉色迷濛中，正在低聲商計，仍由沈鴻姜飛，去往洞前恭候，相機求說，萬英和樊茵等三女俠，仰望心切，專誠來此拜見，求其原諒，忽聽頭上笑道，你們這幾個娃兒，都來也好，昨夜花道友，已代你們說過，我一向隨便，不拘世俗禮節，無須這樣拘束，此時天方黎明，我還有個把時辰早課，令師他們，所送酒食太多，我一個人，也用不完，你們見我心切，來時想未吃飽，不訪取上一些，就在那旁山石上，隨意吃上一頓，等我做完早課，下來再說罷，六人聞聲，仰望王鹿子，獨立崖頂平石之上，笑語從容，神態甚是安詳，口氣尤爲親切，與平日所聞，姓

情孤僻，迥乎不同，不禁寬心大放，歡喜非常，忙喊太師叔，一同禮拜，起立恭聽，聽完，正在拜謝領命，仰望人已不見，所立崖石，形似一根高大石筍，平地突起，上面小半段，却與崖壁相連，離地約有三四丈，上豐下銳，石頂平坦，宛如朶雲，貼崖湧起，并無上升之路，通體玲瓏瘦透，形勢奇絕，心疑石頂靠裏一面，還有洞穴，王鹿子把話說完，業已退往洞內，因無回應，不敢多煩，便照所說崖石走去，那也是座兩丈方圓的孤崖，突起絕壑邊上，與石筍斜對，通體作長方形，下面還有數尺高下一片斷崖，約有六七尺方圓，沈鴻等六人，來時雖然吃飽，因聽黑衣女俠，再三囑咐，說王老前輩，平日詞色，雖頰和善，但他性情奇特，素不作那違反人情之事，說出話來，也不喜人違背，最恨虛假，此去務要留心，照他意思，聽命而行，才可多得傳授，切忌自私，此老還有一樣特別議論，與衆不同，他說，三綱五常，中有好些虛假，尤其君臣之遠，於理不合，對人最要平等，男女一樣，常喜觀人於微等語，沈鴻記在心裏，人又謹細，到了石上，便將帶去的食物，取出一些，請衆同吃，意示不敢違背尊長美意，但是後生小輩，不應當着尊長，飲酒放肆，并且天還剛亮，衆兄妹年輕，平日并無飲酒習慣，不應故意作偽，因此不曾取酒，萬芳年輕天真，食量有限，半夜起身，和樊杜二女俠，先吃了多半飽，後到沈鴻等洞中，又陪着吃了些乾糧，不想再吃，低聲笑說，我來時吃了兩

次，吃不下去，沈大哥他們三位師兄弟，急於起身：沒有吃飽，樊師姊心中有事，也未吃什東西，且喜太師叔，開恩答應，你們四人，不妨享受，我和杜師姊，同往崖頂，看上一看如何，姜飛知他，天真任性，崖頂相隔石筍，祇兩三丈，上面不知有洞沒有，王鹿子正在用功不應前往窺探，方想勸阻，沈鴻福至心靈，忽然想起，黑衣女俠昨夜所說，王鹿子種種特性，往往聲色不動，心中自有涇渭之言，忙將他拉了一下，暗中示意，不令開口，并朝萬杜二女俠，打一手式，令其去祇管去，不可隨意放肆，高聲說笑，以防驚擾，二女點頭，那崖形似一堆并立的亂柴，高低錯落，聚在一起，和天然石階一樣，極容易上，相隔最高之處，祇三兩尺，二女并未十分縱躍，便走上去，到頂一看，不禁驚喜交集，忙即悄悄回身，向下招手，要下面的人同上，沈鴻等四人見狀，料有原因，匆匆趕上一看，回憶方才王鹿子之言，忽然醒悟，原來對方所練，乃是一種極高深的內家氣功，方才命衆，去往一旁，飲食等候，乃是有心令其觀看，所指便是崖上，而非崖下，斜對面的石筍上面，也是一片平崖，約有丈許方圓，靠壁果有一個小洞，大祇方丈，石壁清潔，初上來的陽光，正朝洞中射進，照得全洞雪亮，當中一個細草織成的大蒲團，旁邊放着一個大水瓢，一根短竹杖，洞角吊着一個竹籃，編得極細，崖邊露出幾片樹葉，彷彿裏面，存有一些菓子，蒲團旁邊，有一天然石墩，大祇二尺，



上放一把舊陶壺，兩隻陶碗，此外空無所有，王鹿子人坐蒲團之上，雙手撫膝，二目正對初起來的朝陽，神光炯炯，偶然瞬闔之際，口中似有一股白氣，由慢而快，噓將出來，約有三尺光景，頻頻伸縮不停，雖然相隔不遠，不用目力，那股白氣，也看不出，一經盪動，陽光中的微塵，和煮開了的沸水一般，滾滾翻花，由中心衝開一條空洞，時大時小，長短不等，隱聞吹氣之聲，又勁又急，靜心一聽，竟能震耳，有時却又微細得聽不出來，六人全都得有師門真傳，深知內家真氣之妙，祇是功力不够，還難運用，看了一陣，剛悟出許多道理，暗中忻幸，約有個把時辰過去，日頭已全升高，王鹿子忽將雙腳，伸向蒲團前面，平貼地上，整個身子，由後而前，緩緩往上升起，這時，全身重量，均在蒲團上面，雙腳平伸向前，輕重相差，何止百倍，如其一縱而起，稍為武功的人，便不用手去撐蒲團，也極容易，起得這樣慢法，彷彿四兩抵千斤，那兩隻腳，幾和生了根一般，而這後半身的重量，全憑本身真氣，往上提起，行家眼裏，一望而知，上乘氣功，已是爐火純青，最難得是，雙手撫膝，人往上面，緩緩升起，身子一動不動，形態始終未變，腳又併攏，神色十分安穩，口對陽光，還在噓氣，也未停止，動作自然穩練，到了極點，等到全身拔起，立在地上，才將雙手平伸，反掌向外，微微推動，由此起，接連做了二十多次動作，出手雖然極慢，看去堅如鋼鐵，所到之處，任你多大力